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六上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六上

宋 楊復 撰

## 因事之祭上 祭禮十上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 疏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遷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又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案下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于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先鄭云大貞謂

卜立君卜大封大卜文不言大遷者引文略也　春官

**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后土社神也　疏曰案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土神則社神也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總神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故名社爲土神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社故舉配食人神以言社其實告社神也以其建邦國土地之事故先告后土雖告祭非常有牲有幣禮動不虛故也

**禁督逆祀命者**　督正也正王之所命諸侯之所祀有逆者則刑罰焉　疏曰王者有命命諸侯祭祀之事不使上僭下逼謂之禮若有違者即謂之逆命大祝掌鬼神之官故禁正逆祀命也又曰經直云禁督逆祀命鄭以諸侯解之者承上建邦國故知據諸侯云有逆者則刑罰焉者大祝主諸侯逆祀告上與之刑罰不得自施刑罰

**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祭號六號　疏曰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畿內三等

采地大祝主祭號故大祝彌之六號之中兼有天地諸侯不得祭天地而鄭云祭號六號鄭據大祝掌六號據上成文而言魯與二王之後得祭所感帝兼有神號 同上

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 疏曰大封謂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為采邑者為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土神然後封之也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句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為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為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為后土官死配社即以社為后土其實社是五土摠神非后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為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寓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寓此云后土社故鄭答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為社王

大封先告後土玄云後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鄭又荅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太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頒讀爲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　疏曰云頒讀爲班者鄭于周禮所有頒皆讀爲班班謂布也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太牢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牢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内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内鄉邑耳其都家之内鄉邑未必一如六鄉

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則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兵及出税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疎分於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㦸師職公大都卿小都大夫家邑也 春官

内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 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陰禮婦人之祭禮 朝直遙反 疏曰王者建國非定一所隨世而遷謂若自契至湯八遷大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成王營洛皆是建國故云凡以建之也又曰云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者謂建國必須有市朝故鄭即擬釋云建國者必面朝後市面朝後市乃冬官匠人文云王立朝者即三朝皆王立之也而后立市者即此文是也云陰陽相成之義者朝是

陽王立之市是陰后立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云陰陽相成之義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故以陰禮爲市中之社亦先后所立社也　天官

右立君封國　傳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底之履反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　疏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致故爲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爲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爲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爲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于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爲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鯀三

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蘇待三考莫其有成無成
功乃黜為幾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
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
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
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
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
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
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
也

舜讓于德弗嗣 辭讓于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音政又音征後同 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疏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
受堯終帝位之事于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
自安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王者正天文
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

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己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于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徧祭于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于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于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于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己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又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

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爲天子于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于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音旋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　疏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

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非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于天是為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橫簫運璣使動于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于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弁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

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于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

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詳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

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于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于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有其法也

肆類于上帝

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疏曰傳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于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已攝位而當于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為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為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

及者廣而傳云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唯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

禋于六宗

禋音因 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

疏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煙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

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

晉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望於山川徧于羣神

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疏曰望于山川大摠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白虎通云嶽者何桷也桷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嶽者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

先言名山大川又聚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嶽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兖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百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皆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黄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

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

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禋祭也字當爲禋馬氏以爲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經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習天神也以周禮考之則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

舜典及尚書大傳通修

舜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丕大也歷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　疏曰丕大釋詁文歷數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謂天道鄭玄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爲首首是體之大也

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　禁令偽反又音金　疏曰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又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　疏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已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于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又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

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橐帝橐云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黄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為親廟則大祖為黄帝顓頊之等也

**率百官若帝之初**

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為如也舜與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書如不疏曰若不得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獨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録以為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大禹謨

**惟一月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一月周之正月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

日渡孟津　疏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

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又曰將言武成遂本其始此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又曰釋言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

**厥四月哉生明**

哉徐音栽 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 疏

**王來自商至于豐**

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

明而䰟死明生互言耳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駿苟俊反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疏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于廟執事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　燔音煩　疏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孟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

誤
武成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 疏曰成王于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又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

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 疏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于已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

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朏十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于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于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于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于殷之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于庚戌五日爲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又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于月之半月當日衝日光照月光圓滿而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歷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

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二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已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歷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于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　鎬胡老反見賢遍反　疏曰于已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于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于

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改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于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于豐告文王于鎬京告武王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先悉薦反又如字相息亮反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名召公于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又芳憒反　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于順來三月丙午朏于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　疏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于順來者于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于朏三

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四日也名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

厥既得卜則經營

度待洛反朝直遙反處昌慮反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疏曰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宗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眾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

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汭如銳反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北今河南城也于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

疏曰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于洛北今于漢河南城是也又曰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

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于洛汭疏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于洛則通達而徧觀于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于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于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羊于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于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又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或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于相宅無事也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于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于

夫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　疏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于天旹此郊與社于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于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共牢

共音恭句故侯反　疏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大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鄭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

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　名誥

周公曰

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疏曰于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于上篇已具故于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于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于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衆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武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凡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疏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應百官不齊故雖即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令從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今王就行王命于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于民者　疏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于洛邑謂正位為五臨祭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史言曰者所

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爲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爲大祀謂功施于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

洛誥

周公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秬音巨卣由手反又音由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　疏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尊也以黑黍爲酒黄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

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尙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鋪乃爲此辭故言曰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經宿

疏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二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

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卽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皥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洛誥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 詳見因祭策命條 洛誥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 大宰文公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父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與毋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 上卿逆于境 逆迎也 晉侯郊勞 郊迎用辭勞也 館諸宗

廟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饋九牢牛羊豕爲一牢上公饔餼九牢設庭燎設大燭于庭謂之庭燎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祖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于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于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于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筵席也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上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也服鷩衣也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贊道也三命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後就既畢賓饗贈餞如

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饔饗之屬饗食之禮贈致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大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　國語周語

白虎通曰封諸侯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

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注疏見祭義及宗廟策命條祭統衛侯出奔使賂周歀治廛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歀元咺距已故賂周治歀市專反治音也廛音覲又音謹人名也漢書音義云古勤字也鄭氏音勤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適丁歷反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衆也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疏曰言祀先君而服將命知其將入廟也必入廟者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命臣必在廟而王制云爵人于朝者朝上詢于衆人位定然後入廟受命今世受官猶然　今案

僖公二十八年春秋左氏傳云晉侯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于溫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將入恐元咺之復距已故使周歂冶廑殺之也　僖公三十年春秋左氏傳

天子五年一巡守

守手又反本或作狩後同　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

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　省色景反　疏曰知五年是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止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速言夏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云周則十二歲一巡守者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案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牧也為天子循行守土牧民道德大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大煩過五年為其大疏因天道大備故云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岱宗東嶽　疏曰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歷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又曰嶽者何嶽之為言桷也桷功德也必先于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于東方故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宗者尊也岱為五嶽

之首故爲尊也柴而望祀山川柴祭天告至也　疏曰柴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音格　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　疏曰假至也釋詁文也云祖下及禰皆一牛者謂從始祖下及于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自此以上皆是巡守之禮雖未大平得爲之故詩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時邁是武

王詩遂行也時未太平而巡守也政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又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以此故知未太平得巡守皇氏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其封禪者必因巡守太平乃始爲之故中候準讖哲云桓公欲封禪管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鳳皇不臻麒麟逃遁未可以封又禮器云升中于天鳳皇降龜龍假又鉤命決云刑罰藏頌聲作鳳皇至麒麟應封泰山禪梁甫管子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禾鄗上黍江淮之間一脊茅以爲藉乃得封禪是太平祥瑞總至乃得封禪也然武王之時未太平而時邁巡守之下注云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似武王得封禪者鄭因巡守遂言封禪耳不謂當時封禪也白虎通云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故增

泰山之高以報天地以厚為德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孝經緯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又管子云自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伏犧神農少皞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唯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為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于繹繹之山明己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五帝禪于亭亭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三王禪于梁甫梁甫之山梁甫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說未知孰是云云亭亭繹繹梁甫並泰山旁小山名也　王制　經及疏皆詳見祭法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造七報反）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疏曰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

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于地又爲陰而誅殺亦陰故于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齋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行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唯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告也又曰謟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于上帝爲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爲五德五德以如大皞五人之帝二丈

不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于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智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于南郊者案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于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于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于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總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于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案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案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王制

天子適四方先柴 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柴 疏曰謂廵守至于岱宗柴此虞書舜典文案鄭注尚書以為別有舜典之篇將此為堯典與古文異也此

祭上帝謂祭當方帝皇氏云謂祭感生帝義非也　郊特牲

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　○沈直金反劉直蔭反　○疏曰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又曰云四海猶四方也者王巡守唯至方岳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為四方云有殺駒以祈沈禮與者爾雅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祇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引玉人職者案彼有大璋中璋邊璋過大山川用大璋過中山川用中璋過小山川用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此三璋之勺也云黃金勺者即彼三璋之勺也云前馬之禮者以黃金勺酌酒禮山川在馬牲前之禮引之者證過山川設禮用馬牲之事也

王人大

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食亦反勺上灼反衡音横　射琰出者也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為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古文横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于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于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于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祈如字劉居綺反大祝音太校戶教反疏曰此經說王巡守出行過山川禮敬之事三璋摠為勺柄黃金勺以下摠為勺頭又曰射琰出者也者向上謂之出謂琰半已上其半已下為文飾也先鄭云鼻謂勺龍頭鼻後鄭

增成其義衡謂勺柄龍頭後鄭不從圭謂衡古文為橫謂勺徑破先鄭為勺柄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圭瓚之形前注已引漢禮但彼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經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狀相似耳故云形如圭瓚也知用灌者以其圭瓚灌宗廟明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于大山川以下至半丈飾皆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之云祈沈以馬者取校人飾黃駒故知馬也知宗祝亦執勺以先之者即引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是大祝用此經黃金勺之事也云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者校人職文引之者見禮山川非直灌亦有牲牢以山川地神故用黃駒也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大祝用事不言中山川小山川者舉大而言或使小祝為之也　冬官

右巡守

傳虞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祀年也元

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也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為守堯始得羲和命為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後稍死鵬吺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

壇四奥（奥内也安也四方之内人所安居也為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沉四海（祭水曰沉）封十有二山（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十有二州（兆域也為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沉封兆皆因所宜為之名）樂正定樂名（樂正樂官之長周禮曰大司樂）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始祭代氣泰山也東稱代書曰至于岱宗柴）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謡名曰晳陽（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

也伯夷掌之。侏離舞曲名。言象物生育離根株也。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律也。皙當爲析。春厥民析。陽樂正所定也。是時契爲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

儀伯樂舞

儀當爲羲。羲仲之後也。

鼚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

鼚動貌。哉始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

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

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守。仲祭大交。氣于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

夏伯之樂

夏伯夏官

舞謾彧。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

司馬棄掌之也。謾猶曼也。彧長貌。言象物之滋曼彧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謾彧爲謗

羲

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

羲伯羲叔之後

也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揺也于大也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馬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于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謡名曰苓落秋伯秋官士皋陶掌之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謡名曰歸來和伯和叔之後也玄鶴言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馬弘山恒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祀幽都之氣于恒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冬伯之舞齊落冬伯冬官司空也垂掌之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爲聚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此上下有脱辭其說未聞歸假于

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　尚書大傳天子遊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周禮方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里維民所止　尚書大傳

魯隱公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祊必彭反　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以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

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复扶又反欲為于偽反又如字　疏曰成王營邑于洛以為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于洛邑受朝許田近于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為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于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為湯沐之邑祊邑内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慮將不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言鄭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巡守鄭家已廢

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欲為魯祀周公其實祭未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為魯祀周公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于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且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守主為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為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

之田是用公羊為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為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為名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别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為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春秋左氏傳

公羊子曰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殺而已歸邴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

侍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是也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

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

羣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識之離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塗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如殷勤之禮以接之為告至之須當有所住止故賜邑于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不舉假為重從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魯假之也

穀梁子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于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泰山非鄭竟内從天王

巡守受命而祭也𢭏相換易則知朝祭並廢　疏曰經文無祊而傳言之者經諱易天子之地故以璧假爲文若以地易地不得云假故經無祊文傳本魯鄭易田之由不得不言祊也先儒解左氏者皆以爲鄭受天子祊田爲湯沐之邑後世因立桓公武公之廟故謂之泰山之祀棄此傳及注意則以爲祭泰山之邑謂從王巡守受命而祭泰山也公羊以爲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左氏無傳或當以異辭穀梁以爲言田者則不得其邑是三傳之説各異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禡馬怕反造七報反　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爲于僞反　疏曰案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爲師祭也謂之禡者案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黄

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禡為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為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為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為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為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

受命于祖

告祖也　疏曰受命于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為尊故將言祖此受命于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

造乎禰此狀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于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于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禰于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于祖受成于學之事所以文倒

**受成於學** 定其謀也 疏曰受成于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于學裏故云受成于學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訊本又作誶音信馘古獲反 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為國 斷音短 疏曰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于學以可言問之訊截在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又曰釋菜案大胥職云春入學舍菜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唯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

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案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為釋奠有牲牢也于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案釋言云訊言也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泮獻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案周禮宗伯師還獻愷于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于學者亦文不具

王制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

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

傳曰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則前祝
大祝自前祝也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于此
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　祓芳弗反劉音廢從才
用反一如字下注同　疏曰此經六事皆大祝所掌言
大師者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云宜于社者軍
將出宜祭于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云造于祖
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
載于齊車云設軍社者此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
云類上帝者非常而祭曰類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將
行云國將有事于四望者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
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于社
案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以釋奠于學注云釋菜奠幣
禮先師也引詩執訊獲醜則亦獻于學云則前祝者此
經六事皆大祝前辭又曰司農引春秋傳者定六年左

氏傳崇彼祝佗云君以軍行者師則軍也故尚書云大廵六師詩云六師及之皆以師名軍引之者證社在軍謂之軍社之下云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于此神四望已上為出時肆于社為歸時皆大祝以辭告之案尚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庚戌柴望皆是軍歸告宗廟告天及山川即此經出時告之歸亦告之此經上帝四望不見歸時所告故鄭摠云王出也歸也而將有事于此神以誥之

春官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　齊側皆反

疏曰言大師者大起軍師以征伐云帥有司而立軍社者謂小宗伯帥領有司大祝而立軍社載于齊車以行云奉主車

者謂遷廟主亦載於齊車以行也又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見大祝職云大師設軍社故也鄭知王出軍必先有司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者見大誓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曾子問云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也云社主曰軍社者以其載社主于軍中故以軍社言之云遷主曰祖者此經直云奉主車雖不云祖鄭意欲取尚書賞于祖爲證故先言遷主曰祖也引春秋定四年召陵之會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佗從祝佗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祝佗言此者欲見召陵之會是朝聘吉行大祝不合行靈公抑之遣行祝佗還行引者欲見此經有司立軍社是大祝之事也引曾子問者欲見軍行天子諸侯皆用遷廟木主行之意也尚書者是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誓士衆之辭引之者欲見軍行須軍社遷主也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者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于

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既以土為壇石是土之類故鄭云社主蓋以石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奉謂將行者以曾子問云載于齊車又尚書用命賞于祖故知奉謂將行也

若軍將有事則與

與音預　軍將有事將與之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

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　疏曰其四望者謂五嶽四鎮四瀆王軍將有事與敵合戰之時則小宗伯與祭有司大祝之等祭四望之神以求福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又曰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將事于四望則有司自有事于四望矣不干小宗伯概于此言之是何義也于義不然故鄭合為一事解之也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于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一知司

馬實典之者以其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凡王之軍旅之禱祀肆儀為位肆以志反沈音肆又似二反肆習也故書肆為肆儀為義杜子春讀肆當為肆義為儀謂若今時肆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

疏曰言王有會同軍旅甸役之事皆有禱祠之法云肆儀為位者數者禱祀皆須預習威儀乃為之故云肆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也

春官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量音亮朝直遙反涂本又作塗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為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累居也

疏曰此為出軍之時所營壘廣之事又曰云軍壁曰壘者軍行之所擬停之處皆為壘壁恐有非常故云軍壁曰壘也先鄭云量其市朝州塗還

市朝而為道也者先鄭意還市朝而為道不釋州義故後鄭不從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皆有道以相湊之若然未必環繞為路也云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者在軍不用命戮于社故將社之石主而行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 夏官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 疏曰云師執事涖釁主及軍器者案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釁之而大司馬臨之又曰鄭知臨大卜者案大卜云掌涖之八命一曰征故知也云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者卜在廟又廟有神故云上卜謀人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云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也者曾子問云軍行則以遷廟之主行左傳祝佗云軍

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尚書云用命賞
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皆是在軍者也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　濮音卜　疏曰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者謂戰陳知有勝功訖乃執律者示此律聽軍聲執勝耳右秉鉞示威也又曰云律所以聽軍聲者大師職文彼初出軍時大師執聽至此執勝司馬執之先鄭引城濮之戰者僖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兵入曰振旅整衆而還歌愷樂而入晉彼諸侯法與此天子禮同故引為證也趙商問夏官師有功則獻于社春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不達異處鄭答曰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故獻于祖若然軍有功

二處俱獻以其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厭于涉反又於八反　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于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于廟與社　鄉許亮反　疏曰春秋秦伯事在僖傳三十三年秦師襲鄭之事案彼傳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師退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至僖三十三年秦使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襲鄭將及鄭逢商人弦高將市于周詐之秦師還至殽晉師與姜戎敗之獲三師因之于晉舍三帥還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是其事也玄謂厭伏冠也者案下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彼差次當緦小功之冠以義言之五服之冠皆厭以其喪冠反吉冠于武上向内縫之喪冠于武下向上縫之以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案檀弓注厭冠喪冠其服亦未聞若然先鄭引秦伯素服者彼據在國向外哭此

則從外向內不同故云其服未聞後鄭不破者已有擬弓注此從破可知

夏官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甸音田 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書位為涖杜子春云涖當為位書亦或為位宗謂宗廟

疏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為祭位也又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于社又若以軍行祓社釁鼓故名軍社也云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已下者謂說武王于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于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氣祥亞鼓鐘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負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有

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囿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若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封謂壝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　疏曰上經用牲于社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即此經據克勝後事告天及社之事又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上帝造屬于禰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祈爲壝兆故鄭云爲兆也鄭知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

禱祈之所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爲之謂四時迎氣於四郊皆是也云大神社及方岳者以其命所報告皆是出時告者皆以出時類于上帝宜于社造於禰今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于四望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岳即四望也云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云大傳者禮記大傳篇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于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于宣室武王入紂都即封建乃退向牧地云柴于上帝者以實柴祭帝即此經類于上帝一也云祈于社者即此經封于大神是也云設奠于牧室者謂祭行主文王于牧野之室于此文無所當連引之者欲見此經亦當有祭行主不言者文不備也

凡師不

功則助牽主車 助助大司馬也故書功為工鄭司農工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 疏曰師不功謂戰敗云助牽主車者主中有二為社之石主遷廟木主也又曰知助助大司馬也者案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也若然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即大司馬奉之

春官

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 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疏曰言掌釁者據大師氏之文而言耳則唯為以血釁鼓祈號祝祝者將出軍祈禱之禮皆小祝號以請祝辭蓋所以令將軍祈而請之也此皆小事故大師用小祝以請祝耳又曰引春秋傳曰者定四年祝佗辭引之者證軍師有釁鼓之事所引之辭者將以登軍師有必取威于天下故使敵人畏之也所以必有征伐四方之事故須用血以釁于鼓故有釁鼓之事

有寇戎

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禩為祀書亦或為祀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烖兵 禩音祀令力呈反 疏曰鄭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者先鄭之義經之祀謂祀神故云祭諸祀及社後鄭不從者以其經祀為諸祀祀與社文孤不見祭事故祀于社共為一事解之玄謂保祀互文者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云彌烖兵者經言有寇戎之事則亦是烖兵故引小祝彌烖兵而解之 春官

右天子出征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于朝帥所類反朝直遥反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將子亮反於是孟冬

以級授軍司徒搢朴北面而誓之搢音薦以等級授其鞭朴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誓于祖廟大音泰擇吉日齊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馮舍奠于帝學以受成舍音釋成謂師律以成定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齊側皆反下同言以大司馬奉所遷廟社之主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禰乃禮反謂之主命亦載

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舍音

疏言廟社行主及皮圭幣帛之主命每所至之地則先舍奠而後就館亦有尊也舍當作釋音與釋同

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祭焉 及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卒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

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于所征之地禡馬怕反禡師祭名也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　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禡馬怕反書稱用命則賞于祖弗用命則戮于社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　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

反主舍音赦齊側皆反禰乃禮反設奠反其主于廟于社若主命則卒奠斂

玉埋之於廟兩階間言埋玉則幣帛焚之反社主如初迎之

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羣吏用備樂享

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勲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

之禮也舍奠之舍音釋馘古獲反舍爵之舍音捨天子命將出征親

絜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詻之將子亮反絜音潔齊側皆反詻告之

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稽音啟

受所命天子將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鉞音越謂受

所賜節鉞天子乃東鄉西面而揖之謂轉南面自東逐西面而揖示弗御也謂既揖已則不御坐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宜于社之右蜃時軫反左傳云戎有受脤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承所頒賜于軍吏頒音班其出不類其克不禡禡馬怕反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馬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勸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朝直遙反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迎于適所從來之方為禮祈克于五

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從其方之數則北方十九人東方十一人西方十三人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大廟曰大音泰其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志比毗志反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將子亮反帥所類反下同稽音啓既誓將帥勤士卒陳于廟之右陳去聲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

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應于正反司馬法曰興兵以討不義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七書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市軫反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盛音成疏曰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知出兵必祭社祭社名為宜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知脤是器

物可執之以賜人也今言受脤於社明是祭社之肉盛之脤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 閔公二年春秋左氏傳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廵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齊側皆反 齊車金路 疏曰案齊僕云掌馭金路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

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于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

疏曰案下文助葬于巷黨老聃曰丘止柩又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案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為周柱下史武為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云象有凶事者聚也者此實凶事而云象者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集聚似生人之聚故云象也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謂漸成吉事檀弓又曰明日祔于祖是卒哭之事在祔祭之前鄭必云先祔之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于祖故祖主先反廟也

君去其國大

牢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從才用反神依人者也服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祝接神者也疏曰以其祫祭于祖是祝之所掌之事故祝迎四廟之主若去其國非祭祀之事故大牢取羣廟之主以從鬼神依人故也祫祭于祖則迎四廟之主祝主接神故迎之也祫合祭祖大祖三年一祫謂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于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衆諸侯言也主出廟入廟必蹕蹕止行者疏曰主謂木主羣廟之主也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已廟若在廟陛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王入大祖廟中則不須蹕也似壓于尊者也若有從及去國無蹕禮也老聃云曾子問曰

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

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疏曰老聃云從上天子崩以下至出入廟必蹕以上皆是老聃所云結上義也孔子曰主命者孔子言天子諸侯將出既無遷主乃以幣帛及皮圭告于祖禰之廟遂奉以出行載于齊車以象受命故云主命以曾子不解主命之義故孔子答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之廟告訖遂奉以幣帛皮圭以出于廟載于齊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

皮圭于祖禰主前以告神入設奠祭既卒斂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後而出蓋貴此主命故也又曰經云每舍奠焉以其在路不可恒設牲牢故知以脯醢也既殯奠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云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為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以其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于遠祖事畢則埋于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曾子問

公族其在軍則守於公禰 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

疏曰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則守于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職從在軍故守于公齋車之行主凡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禰者既在國外欲依親親之辭 文王世子

湯誥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 疏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于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

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辭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于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尚書

武王伐殷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令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 疏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底之履反下同 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從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于紂 疏曰釋天引詩云

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佑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于紂也

又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　疏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

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地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

疏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

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暴絶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

所以為無道 疏曰天物語瀾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絶之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 疏曰逋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長容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 仁人

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絶亂路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恭天成命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疏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爲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此謂十三年會孟津還時 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言東國士女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 爲于偽反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相去聲 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 同上

王升舟入水鍾鼓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亞皆謂亞亞次也觀臺兵行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載主　尚書大傳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於社設奠于牧室

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　疏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言牧野之戰是武王之事大者也既事而退者既戰罷而退也柴于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于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于牧室者設此奠祭于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者上言告祭既訖遂率領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而往在廟祭先祖于此之時乃追王大王大王名亶父者又追王王季歷及文王昌等爲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又曰

知郊關有館者遺人云凡國野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三十里有市道路尚然明郊關亦有館舍鄭言此者證牧野有室云先祖者行主也者案曾子問云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此武王所載行主者也案周禮記云載文王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故不載遷廟主其社則在野外祭之故不在牧室此社是土地之神故鄭云柴祈告天地也

**遂率天下諸侯**

**執豆籩逡奔走** 逡息俊反 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 疏曰周頌所云謂周公攝政之年祭清廟此經逡奔走謂武王伐紂而還告廟其事不同引之者證奔走不異故引之知執豆籩行還告廟者以此經上云柴祈設奠下云遂率天下諸侯是柴祈禮畢故武成云丁未祀于周廟駿奔走執豆籩而皇氏云為柴祈奠于牧室之時諸侯執豆籩非此經文之次

又與武成違其義非也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追王于況反亶丁但反父音甫　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于殷猶為諸侯于是著焉　疏曰案此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案合符后云文王立后稷配天追王大王亶甫王季歷與此不同者文王暫追王耳號謚未定至武王時乃定之矣中庸云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為天子而不以卑臨尊君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也故小記云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周語云先王不窋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皆稱先王者以王者之先祖故通稱先王也契稱玄王與此同矣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上

無二王殷紂尚存即為早所以早稱王者崇中侯我應云我稱非早一民固下注云一民心固臣下雖于時為早于年為晚矣故周本紀云文王受命六年立靈臺布王號于時稱王年九十六也故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是也大王既稱王文王生雖稱王號稱猶未定故武王追王乃定之耳

大傳

**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左氏曰治兵于廟禮也**

治兵于廟習戰令將以閱鄉　疏曰周禮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釋天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彼言治兵振旅皆謂因田獵而選車徒教戰法習號令知此治兵亦是習號令也此治兵于廟欲就

尊羣之處使之畢威用命非但衆旅之衆非廟內所容止應告于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爲蒐除社云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是告于廟習于巷也下有國郊知治兵爲國郊也沈云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令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爲閔郊故非時治兵猶如僃難而城雖非時不譏沈又云治兵之禮必須告廟告廟雖是內事治兵乃是外事故雖告廟仍用甲午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爲國郊雖在郊內亦用剛日甲午治兵公羊以爲祠兵謂殺牲饗士卒　春秋左氏傳

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　脤市軫反盛音成　劉子曰吾聞

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盡津忍反下同膰音煩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疏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

命者人之所稟受度是也命雖受之天地短長有本順理則壽考逆理則夭折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以定此命言有法則命之長短得定無法則夭折無恒也故人有能者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于福或本分之外更得延長也不能者敗其威儀禮法而自取禍或本分之内仍有減割也為其求福遠禍之故君子勤禮以臨下小人盡力以事上勤禮莫如臨事致敬盡力莫如用心敦篤敬之所施在于養神朝廷百官事神必敬篤在守業業野四民勿使失業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廟之祀則有執膰兵戎之祭則有受脤此是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受脤而惰是自棄其命矣死必在近此行其不得反乎爾之往也養之以福謂將自向福也敗以取禍謂禍及自也福則人之所欲作往就之辭也禍則人之所惡作自來之語也敬則所施有處故言致敬也厚則惟在己身無所可

殺致重言敎寫也執膰受脤俱是於祭末受而執之互相見也劉炫云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于冥兆也又曰詩詠祭祀之禮云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又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傳云傳火曰燔祭肉有燔而薦者因謂祭肉為膰也

成公十三年春秋左氏傳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瑴古學反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怙音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好呼報反背音佩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數所角反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誅告神曾臣猶末臣 疏曰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諸侯于河神其辭不得稱臣

故解其意稱臣者以明上有天子言已是天子之臣以謙告神也曾祖曾孫者曾爲重義諸侯之于天子無所可重曾臣猶末臣謙卑之意耳**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先悉薦反後臣反　守官之臣偃獻子名　守下又反又如字**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復扶又反下注復與同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溴梁在十六年盟日同討不庭　沈音鴆或如字濟子禮反　　實公十八年春秋左氏傳**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　櫓音魯巢車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字林同　疏曰說文云轈兵高車如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

樓之別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大音泰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名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虔敬也幕音莫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上時掌反行戶郎反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乘繩證反下同左將帥右車右將子匠反帥所類反疏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唯御者持車不下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

戰禱也禱丁老反或丁報反禱請于鬼神成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楚子圍許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衰七雷反絰直結反櫬初覲反縛手于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贄本又作質音置又如字縛如字舊扶卧反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疏曰案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武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于宋史記之言多有錯謬微子手縛于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也此皆馬遷之妄

耳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芳弗反又音廢下同祓除凶之禮　疏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明是除凶之禮也襄二十九年襄公臨楚喪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此亦當以桃茢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僖公六年春秋左氏傳

鄭子展子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御魚呂反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掠音亮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音問擁於勇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類悲反一呂軌反纍自囚係以待子展執縶而見縶陟立反

見賢遍反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承敬子美入數俘而出數所主反俘芳夫反子美子産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隊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定之乃還也

疏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彼言祓除知此祓社是祓除也其祓除之事當如鄭之言也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為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發閱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撿致土地使各依其舊歸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産心不滅陳各使已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

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具其衆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鄉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為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為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于子産案傳陳侯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祓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　襄公二十五年春秋左氏傳

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盍戶臘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觀古亂反　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其京反鯢五兮反懲直升反慝他得反　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

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疏曰禮記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謂遷廟之祖主也為先君宮為此遷主作宮于此祀之告成事告戰勝也禮大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于牧室亦是新作室而奠祭也曾子問又曰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　宣公十二年春秋左氏傳

大祝大會同造於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

舍奠舍音釋一音赦下同　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祀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山川與

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　與音餘　疏曰大會同者王與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云造者以其非時而祭造次之意即上文造于祖一也云反行舍奠者曲禮曰出必告反必面據生時人子出入之法今王出行時造于廟將還廟主行反行還祭之廟非時而祭曰奠故云反行舍奠也又曰言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者言亦如上經大師用祭事告行引玉人職者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此云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非是彼正文義略言之耳云是謂過大山川與者彼不云過山川此言過大山川此不言用黃金勺彼言以黃金勺以義約爲一故言與以疑之彼注云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此直見過大山川不見中小者欲

見中小山川於大山川一處徧告大山川不告中小故不見中小山川各自別處則用中璋邊璋此所過山川非直用黃金勺酌獻而已亦有牢故校人職云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四海猶四方王巡狩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與是其牲牢也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者案彼注破牲為制此用牲幣不破之者彼文不取牲義直取出告反亦告而已故破牲為制于此經皆用牲知者王制云歸假于祖禰用特是與亦云歸格于藝祖用特校人有飾黃駒之文則知此經出入皆有牲禮故不破牲為制　春官

甸祝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司農云禰父廟　疏曰天子將出告廟而行言釋奠于祖廟者非時而祭即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七廟俱告故祖禰並言又曰舍讀為釋者周禮禮記多為舍字鄭讀皆為釋云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者此

經上下惟言時田不言征伐案大祝大師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皆造祖禰故兼言征伐　春官

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肄以志反又以二反沈音四　肄習也故書肄為肄儀為義杜子春讀肄當為肄義為儀儀謂若今時肄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　疏曰言王有會同軍旅甸役之事皆有禱祠之法云肄儀為位者數者禱祠皆須預習威儀乃為之故云肄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也

有禍烖亦如之謂有所禱祠　疏曰禍烖謂國遭水火凶荒則有禱祈之事故云亦如之　同上

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疏曰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唯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果則否也曾子

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 王制

右朝會 傳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爾雅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 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 疏曰告于祖亦告于禰也言奠于禰亦奠于祖也 冕而出視朝 朝直遥反 聽 下同 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 爲于僞反 疏曰裨冕謂裨衣而冕裨衣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視朝謂聽事也又曰聽國事解經視朝之事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者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裨冕之服者案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于廟故鄭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言天子于廟受已之禮今諸侯往朝天子

為天子將欲于廟中受已之禮故諸侯預敬之以見服視朝也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 疏曰案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是臨行告宗廟則知後再告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言徧告宗廟則反廟皆告也前云告于祖者亦祖禰皆告也 **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 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勑之以其職 疏曰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五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群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命者謂戒勑以所掌之事也 **道而出** 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

祭酒脯也　軷步末反　疏曰經言道而出明諸侯將行為祖祭道神而後出行引聘禮者證祖道之義案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彼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軷為行始也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也禮畢然後乘車轢之而遂行其有牲犬羊可也此城外之軷祭也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內故鄭注聘禮云行謂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也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又鄭注月令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周禮注云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此鄭釋為軷祭之義此軷亦有尸故詩生民云取羝以軷注燔烈其肉為尸羞是也其牲天子軷用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注云伏謂伏犬于軷上諸侯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

也御大夫以酒脯既行祭軷竟御者以酒祭車軾前及車左右轂末故周禮大馭云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又云及登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軹即轂末軌謂車軾前是也其祭宮內行神之軷及城外祖祭之軷其制不殊崔氏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義或然也壇名山其神曰纍

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

既告不敢久留 疏曰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為期若近者乃可就彼告若遠者則當遣告故以五日為限也所以爾者為未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為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也

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 疏曰皇氏熊氏以此為諸侯禮不應用

牲故牲當為制其天子則當用牲故熊氏云鄭注則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是天子用牲幣也必知天子用牲者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用牲也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

疏曰以直云告于禰是據其道近故云可以不親告祖知諸侯不直告禰者下文云反必親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禰為道近唯告禰耳

**朝服而出視朝**朝服為事故也

疏曰朝服為事故者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以上文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亦雖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皆臨朝聽事

之服故云朝服為事故也熊氏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也

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賦于適天子也

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疏曰庾蔚云鄭當謂出入所告理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其常禮耳故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　曾子問

桓公二年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勲焉禮也舍音赦舊音捨下同　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勲勞于策言速

紀有功也　疏曰凡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至云不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于其反也言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總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

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為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勳當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反覆比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武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于禮也慢于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耻辱不足為榮則克躬罪己不

以告廟非為慢于禮也若事實可耻而不以為耻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而辱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于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從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辟傳于桓見飲至之禮于宣見書過之譏于朝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十

七年秋葬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時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是因會而為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為行時不以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温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柤遂滅偪陽經書公至自會二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竟而以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竟動衆興兵大非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　春秋左氏傳

襄公十三年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書勲勞于策也桓公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桓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　疏曰其書勞與策勲一也周禮王功曰勲事功曰勞對則勲大而勞小散則變文以包之注云書勲勞于策明其不異也桓二年傳發凡例省告廟也飲至也策勲也桓十六年傳言飲至此年傳言書勞二者各舉其一所以反覆凡例以此知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耳所云偏行一禮謂偏行告至其飲至策勲則不可偏行也何則告廟因行飲至舍爵而即策勲策勲飲至並行之于廟豈得不告至而在廟聚飲乎不告至而入廟書勞必明其決不然矣但告至已後或飲至而不書勞或書勞而不飲至二事或有闕其一

者傳因獻子書勞復言禮也所以發明凡例釋例曰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得禮失禮其事非一故傳隨而釋之于盟釋告廟始也例不通故總云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此以明公之出竟當無不告及其反也則必飲至有功則策勳故公至自伐鄭傳重言以飲至之禮孟獻子書勞于廟傳復云禮所以反覆凡例也公朝于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勳非唯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于廟也然則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勞告事而已

春秋左氏傳

衛獻公出奔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擬也定姜公適母適丁歷反有罪若何告無告亡而已無告

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　襄公十四年春秋左氏傳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會衛靈公使祝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注疏

見序事巫祝條　定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音仲　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

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馬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于農　蒐所留反下同

**遂以蒐田**

**有司表貉**

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鄭司農云貉讀為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為禡　疏曰云春田為蒐者蒐搜也春時鳥獸字乳搜擇取不孕任者故以蒐為名云有司大司徒也者即大司徒職云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故知有司是大司徒也云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者此即詩及爾雅云類也禡也師祭是也

**中冬教大閱**

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　辟音避

**遂以狩田**

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　疏曰云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者對春夏言蒐言苗有所擇又秋名獮中殺者多對此閑守之此又多于獮故得守名也

**既陳**

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　要于遥反　疏曰前經論陳車徒訖故此云既陳云乃設驅逆之走設訖即為表貉之祭于陳前也

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貉師祭也貉讀為十百之百于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疏曰案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教戰訖入防將田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此時肆師為位而祭也又曰知貉師祭也者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為師祭也云貉讀為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為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為十倍之義云祭造軍法者凡言祭者祭先明是先世創首造軍法者也云禱氣勢之增倍也者謂禱祈使師有氣勢望得所獲增益十倍還釋貉字之意也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者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

于涿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帝以德配類則貉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又禮說云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亦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也

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甸音田

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　疏曰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閱禮教戰訖入狩田既陳有司表貉于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　春官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　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　疏曰言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者四時田即大司馬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案

大司馬大閱禮云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當此貉祭之時田祝爲號又曰子春云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讀從毛詩後鄭從之增成其義云書亦或爲禡者毛詩爾雅皆爲此字云貉兵祭也者爾雅云禡師祭是也引詩云是類是禡者大雅皇矣之詩也云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者詩與爾雅禡出征之祭田是習兵故亦禡祭云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者應十得百望多獲禽牲此經禡字之義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舍讀爲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司農云禰父廟　疏曰天子將出告廟而行言釋奠于祖廟者非時而祭即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七廟俱告故祖禰并言又曰舍讀爲釋者周禮禮記多爲舍字鄭讀皆爲釋云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者此經上下唯言時田不言征伐祭大祝大師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皆造祖禰故兼言征伐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

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屬音燭禂音誅一音禱　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于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于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也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玄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　別彼列反為于偽反侏音誅　疏曰云致禽于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者若田獵在山山虞植旌田獵在澤澤虞植旌各植旌旗為表故解致禽于虞中者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也云屬禽別其種類者禽獸既致于旌旗之所甸祝分別其種類麋鹿之類各為一所云饁饋也以所獲獸饋于郊薦于四方羣兆者案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卯

陵各于其方是其四郊皆羣神之兆今田獵在四郊之外遷國必過羣兆故將此禽獸薦于羣兆直以禽祭之無祭事云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者上經舍奠于祖廟謂出時今此舍奠在驅獸之下是告反也言薦者又以所獲禽牲薦廟也云斂禽謂取三十者案穀梁每禽擇取三十知入腊人者案腊人云掌凡田獸之脯腊案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此入腊人者據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祭祀其餘入賓客庖廚直入腊人者據祭祀重者而言脯非豆實而言乾豆者以脯為醢故醢人注云作醢及臡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是也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巳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凡言牲者卜日曰牲據祭祀之牲不得據田獵之獸又禂不得為禱祈字玄謂讀如伏誅之誅者此俗讀也時有人甘心惡伏誅故云伏誅之誅此從音為誅云今侏大字也者今漢時人傍侏是侏大之字此取肥

大之意故云為牲祭求肥充解經裯牲云為馬祭求肥健釋經裯馬鄭既解裯為大知此皆有祭者以其言皆掌其祝號是有祭事　春官

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于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馬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而分之　疏曰言大甸者天子四時田獵也云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者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訖以禽獸饋于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使以獸薦于神位以散神非正祭直是野饁獸于郊云遂頒禽者因事曰遂以在郊饁獸訖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入曰甸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曰田者義將兩兼非直獵在甸地亦得取田義以其似治田去害苗實故以田言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以其軍事是司

馬之事故大司馬職云徒弊致禽饁獸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但小宗伯不可帥大司馬故知所帥者司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之也云四方之神者即天地山川之等云郊有羣神之兆若上文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于其方是羣神之兆也引詩傳者證禰禽之義書傳亦云禡

凡王之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 詳朝會條　春官

肆師凡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書位為涖杜子春云涖當為位書亦或為位宗謂宗廟 疏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所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為祭位也又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于社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已下者謂說

武王于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鍾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氛祥亞鼓鍾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與軍將同故名社主爲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囿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若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　同上

右句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賫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子召顏

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家語在厄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齊姜申生母也福胙肉也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絳晉所都也國語晉語

右夢祭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造七報反禬古外反劉音會禜音詠祈嘄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神以

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造祭于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昭昭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禬未聞焉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噪音叫劉

音禱爲于偽反號戶羔反呼火故反見賢遍反禜烏營反昭章搖反瀸子廉反　疏曰上經六祝此云六祈皆是祈禱之事别見其文者案小祝重掌六祝云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鬼神雖和同爲事禱請此六祈爲百神不和同即六癘作見而爲祈禱故云以同鬼神祇是以别見其文又曰云謂爲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者鄭知號呼者見小祝云掌禱祠之祝號故知此六祈亦號呼以告神云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者鄭知鬼神示不和者見經云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明是不和設六祈以和同之案五行傳云六沴作見云貌之不恭惟金沴木視之不明惟水沴火言之不從惟火沴金聽之不聰惟土沴水思之不睿惟金木水火沴土五行而沴有六者除本五外來沴已則六彼云沴此云癘者沴有六則癘鬼作見故變沴言癘杜子春云造謂造祭于祖知者禮記云造于祖故後鄭從之先鄭云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者以其祈禱皆是祭事案

後鄭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用幣非祭亦入祭科之中云類祭于上帝知者禮記王制及尚書泰誓皆云類于上帝故知類祭上帝也引詩云已下至師至其國以類造爲出軍之祭後鄭皆不從矣所以不從者但出軍之祭自是求福此經六祈皆爲鬼神不和同設祈禮以同之不得將出軍之禮以解之故後鄭不從先鄭引大雅皇矣詩即引爾雅者所以釋此詩故也云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者大雅緜詩云爾雅曰起大事以下亦釋此詩故也又曰乃立引以相副故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于上帝並是此大祝下文云司馬法曰將用師三字司農語云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者引春秋爲證春秋傳曰者昭元年左氏傳曰云鄭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問于子產子產對此辭案彼傳文禱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此云不時者鄭君讀傳有異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者欲明天神人鬼地祇不得同名類造故云加誠肅求如志云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

者春秋所云雪霜風雨水旱癘疫之不時于是乎禜之禬雖未聞禬是除去之義故知禬亦災變云攻說則以辭責之者引論語及董仲舒皆是以辭責之云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者案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公羊傳云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何休云朱絲縈之助陰抑陽也或曰爲闇者恐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絶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爲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鄭引公羊傳者欲見禜是禜之義云攻如其鳴鼓然者此是論語先進篇孔子責冉有爲季氏聚斂之臣故云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以辭攻責之此攻責之亦以辭責故引以爲證引董仲舒者是漢禮救日食之辭以證經說是以辭責之云禬未聞焉者經傳無文不知禬用何禮故云未聞鄭知類造禬禜皆有牲者案禮記祭法云埋少牢于泰昭祭時

也下云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禜祭用牲故知類造皆亦有牲故云皆有牲也云攻說用幣而已者知攻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既云天災有幣無牲其類禮以亦是天災得有牲者災始見時無牲及其災成之後即有牲故詩云靡愛斯牲是也　春官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遠于萬反　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爲之祝辭逆迎也彌讀曰敉敉安也　疏曰掌小祭祀者即是將事侯禳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祀與將事侯禳已下作目將事侯禳禱祠祝號又與祈福祥順豐年以下爲目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三者即是禳禳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故

揔謂之禱祠之祝號祈福祥已下不言一曰二曰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佐大祝行事故略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第又曰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者之屬中兼有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此三者皆是善慶之事故設祈禱候迎之云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者之屬中兼有彌災兵遠辠疾三者是凶咎之事故設禱祠禳卻之云順豐年而順為之祝辭者案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意欲如此是豐年順民意也故設祈禮以求豐年而順民故云為之祝辭也云彌讀曰敉敉安也者案洛誥云亦未克敉公功注云敉安也故知此彌讀曰敉敉安也　同上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疏曰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烖凶謂年穀不熟烖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

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案禮器云祀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風雨寒暑非一帝之所能為此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知者祭山川既稱望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嶽相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為壇遥祭之故云四望也 同上

典瑞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司農云于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于璧故四圭有邸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疏曰司農云于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于中央為璧謂用一大玉琢出

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面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短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云邸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引大宗伯者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言之者連引之耳旅上帝者上帝五帝也國有故而祭故稱旅也詳見天神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祀地謂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　疏曰云僢而同邸者案王制注卧則僢彼僢謂兩足相向此有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僢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云地謂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者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

之神按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 同上

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 邸謂之柢有邸僢共本也 國有故旅祭四望以對四圭有邸祀天及旅上帝也若天地自用黃琮云僢共本也者亦一玉俱成兩圭足相對爲僢也 冬官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 金餅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疏曰旅上帝謂祭五天帝于四郊及明堂 秋官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氈案以氈爲床于幄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玄謂後版屛風與染羽象鳳凰羽色以爲之 疏曰云王大旅上帝者謂冬至祭天于圜丘則張氈案者案謂牀也牀上著氈即謂之

氈案設皇邸者邸謂以版爲屏風又以鳳凰羽飾之此謂王坐所置也又曰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者見下經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即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即是大司樂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也云國有故而祭亦曰旅者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有故而祭謂之旅云此以旅見祀者但此下文五帝見正祀其旅見于大宗伯大宗伯昊天不云旅故此見此文不言正祀故鄭以因旅見之欲見有故昊天亦旅之故云以旅見祀云張氈案以氈爲牀于幄中者據鄭云于幄中則知不徒設氈案皇邸而已明知并有大次小次之幄與下祀五帝互見之也司農云皇羽覆上者見經皇是鳳皇之字故知以皇羽覆邸上玄謂後版屏風與者此增成司農義言後版者謂爲大方版於坐後畫爲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況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云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者案尚書禹貢羽畎夏翟謂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後世無夏翟故

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皇色以爲之翿于服上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黼扆此不在寢廟無扆故不得云黻扆故别名皇邸天官

典瑞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

玉器謂四圭祼圭之屬

疏曰大旅中兼有上帝四望等故鄭云四圭祼圭云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又曰鄭知玉器謂四圭祼圭者上已釋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璧圭璋邸之等也 春官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

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大旅亦如之

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疏曰知旅是國有大故之祭者見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知也云亦存其奠彝者以其祭云亦如之明亦如大遣奠存省之云則陳之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逆日於其去來于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案

小宰注天地至尊不裸此得用鬱者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遣奠之而已亦非祼耳同上

眡瞭掌

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視瞭播鼗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　疏曰案序官眡瞭三百人皆所以扶工以其扶工之外無事而兼使作樂故云掌凡樂事則播鼗已下至職末皆是也又曰云視瞭播鼗又擊磬者案小師教鼓鼗注云教教瞽矇瞽矇云掌播鼗今視瞭亦掌播鼗但有目不須小師教之耳故鄭云視瞭播鼗又擊磬是眡瞭兼掌鼗也云磬在東方謂之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者以東方是生長之方故云笙西方是成功之方故云庸庸功也謂之頌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故云頌言或作庸者尚書云笙庸以間孔以鏞為大鍾鄭云鏞即

大射頌一也引大射者證東方之磬爲笙西方之磬爲頌之事也

**掌大師之縣**大師當縣則爲之　疏曰案大司樂有宿縣之事小胥正樂縣之位大師無縣樂之事此大師之縣者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于音聲審本職雖不言縣樂器丈于此明縣之可知此言當縣則爲之者以其有目故也

**凡樂事相瞽**相息亮反　相謂扶工　疏曰能其事曰工故樂俑工是以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言工相者以眡瞭有目瞽人無目須人扶侍故也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旅非常祭于時乃興造其樂器　疏曰大喪廞樂器謂明器故檳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竹不成用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沽而小耳是臨時乃造之大旅非常祭亦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旅不用尋常祭器者以其旅是非常則其器亦如明器沽而小故文承明器而云亦如之也　春官

**笙師掌教歈**

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教教視瞭也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篪七空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杜子春讀篴為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玄謂籥如篴三空祴樂祴夏之樂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節明不失禮 疏曰此樂器瞽矇有視瞭無所以知不教瞽矇者案小師云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注云教教瞽矇也以小師在瞽矇之上又瞽矇所作與小師同故知小師所教瞽矇笙師所教文在視瞭之下不可隔視瞭教瞽矇其視瞭雖不云其器明所教教視瞭也先鄭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者案通卦驗竽長四尺二寸注云竽管類用竹為之形參差象鳥翼鳥火禽火數七冬

至之時吹之冬水用事水數六六七四十二竽之長蓋取于此也笙十三簧廣雅云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竽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禮圖云竽長四尺二寸此竽三十六簧與禮圖同云箎七空者廣雅云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箎九空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云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者此皆約漢法知之而言鄭注巾車髤赤多黑少之色疏畫者長疏而畫之子春讀篴爲蕩滌之滌讀從郊特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之滌云今時所吹五空竹篴後鄭從之也玄謂祴樂祴夏之樂者以其鍾師有祴夏此祴樂與之同故知此所教祴樂是鍾師所作祴夏者也云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者以其笙管在堂下近堂則三者亦在堂下遠堂在庭可知云

賓醉而出奏祴夏者此則鄉飲酒及鄉射之等賓出奏陔是也云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節明不失禮者三器言舂舂是向下之稱是其築地與祴樂連文明與祴樂為節可知也經中樂器不解塤與簫管者上文已釋也

大喪廞其樂器廞興也興謂作　疏曰此所興作即上竽笙已下皆作之大旅則陳之陳於饌處而已不涖其縣　疏曰此經直言陳之明陳于饌處而已不涖其縣其臨縣者大司樂故大司樂云大喪臨廞樂器注云臨笙師鎛師之屬是也　同上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奉猶送也送之于所當卜　疏曰此云祭事不辨外內則外內俱當卜皆奉龜以往所當卜處旅亦如之疏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案爾雅有十龜一曰神龜龜之最神明者二曰靈龜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甲文似瑇瑁俗呼為靈龜即今大觜蠵龜也一曰靈蠵能鳴也三曰攝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

張閑好食蛇江東呼為陵龜也四曰寶龜大寶龜也五曰文龜甲有文采者也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六曰筮龜常在蓍叢下也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山澤水火皆說生出之處所也火龜猶火鼠也 同上

大卜凡旅陳龜

陳龜于餽處也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輕于大遷大師 疏曰云陳龜于餽處也者餽處謂在西塾南首故引士喪禮為證也云亦以卜旅祭非常輕于大遷大師者案大宗伯國有故旅上帝及四望則祀天亦是大祭祀而輕于大遷大師退在下者 鄭以旅為非常祭故也 同上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

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 讄音誄 疏曰云大裁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于上下天地神祇又曰鄭知執

事之中大祝及男巫女巫者見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烖則彌祀社稷司巫云國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男巫職中雖無事其司巫所帥者即帥男巫也女巫職云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是以鄭君歷而言焉以充事也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兩言之者欲見初禱後得福則祠之也　同上

**大祝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烖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　疏曰鄭知大故兵寇也者下列云天烖故知大故直是兵寇也知天烖疫癘水旱者見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鄭注云荒人物有害又云弔禮哀禍烖注云禍烖謂水火此皆是天烖流行故云天烖謂疫癘水旱云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案小祝云彌烖兵彌為安此彌為徧不同者義各有所施彼是烖兵之事故彌為安此禱祀之事靡神不舉以靡為徧云既則祠之以報焉者以其始為曰禱得求曰祠故以報賽解祠

同上

小宗伯國有禍烖之禱祠肄儀爲位謂有所禱祠肄習也疏曰禍烖謂國遭水火凶荒則有禱祈之事又曰肄儀爲位者數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乃爲之故云肄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爲位也　同上

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　疏曰知大故是水旱凶荒者以其命國人祭明大故是天下皆有故知水旱凶荒凶荒謂年穀不熟知所命祭是社及禜酺者經云命國人祭禜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于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禜酇祭酺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　疏曰云歲時之祭祀者上經挾禱祈非時祭故此經見其常祭也云亦如之者亦命國人祭也又曰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隅也若然月令唯言春者特舉春祈而言

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則餘三時亦祭也

春官

**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 塞西代反 疏曰鄭知所令令有司者此都宗人是王家之官王命使禱祠是都內之事明所令令都內之有司有事于神者也云祭謂報塞也者凡祈福曰禱至于得福則曰祭當與正祭同名祭則是經言祭據報塞而言也云反命還白王者本以禱祠爲奉王命今祭訖反以王命還白于王故言還白王也 同上

**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于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 疏曰云則令禱祠反命者王以命令禱祠禱祠訖反命于王則與上文都宗人既祭反命于國爲一也此更言祭亦如之者與上異則此是禱祠訖王復更有命祭祭訖亦反命然彼此無異但文有詳略則彼亦有此

王命更祭之法文不具也　同上

##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

五祀　杜子春云齋當為粢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玄謂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興祭祀也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　疏曰齋送也送道之奠謂將葬于祖廟之庭設大遣奠遣送死者故謂之送道之奠因分此奠以告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也又曰子春云讀齋為粢粢謂黍稷以為道中祭也者引漢法為證後鄭不從者案既夕禮祖廟之庭禮道中無祭法玄謂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者案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者言分牲體者包牲而取其下體下體之外分之為五處祭也云王七祀者祭法文云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者案月令春祀戶夏祀中霤秋則祀門冬則祀行此並是人之以所由從之

處非直四時合祭所以出入亦宜告之案祭法王七祀之中有司命大厲此經五祀與月令同月令不祭司命及大厲之等此不祭則可知既夕士禮亦云分禱五祀者鄭注云傳求之依祭法士二祀 同上

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 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 疏曰先鄭云沈謂祭川是以引爾雅為證案爾雅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沉此浮沉之祭當祭天之烟祭社之血亦謂歆神節先鄭引月令季春令者證辜是辜磔牲體之義鄭彼注九門者王之五門外有國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為九云侯禳者謂候四時惡氣禳除去之也 夏官

羊人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 積故書為眂鄭司農云眂讀為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玄謂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 眂徐賜反與漬同槱羊又反 疏曰先鄭不

從故書眦故讀從水漬後鄭不從漬軍器者以此羊人所共釁小子職彼云釁邦器及軍器以此知不得為漬軍器也後鄭云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歷言此三者以互而相通皆須積柴實牲幣烟氣上聞故也但祭天用積其日月已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惟牛惟羊惟天其祐之彼亦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　同上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　鄭司農云牷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謂埋祭也爾雅曰祭地曰瘞　轢音歷　疏曰先鄭云牷純也者案尚書微子云犧牷牲用注云犧純毛牷體完具彼牷與犧相對是犧為純毛牷為體完具此無犧故以牷兼純也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者此謂王將祭而出國軷道之祭時即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軷祭之時犬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軷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其兩用也云瘞謂埋祭也者謂祭地之時故引爾雅為

疏若然經云用牲物既純毛則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之類也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

駹亡江反　故書駹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為庪爾雅曰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貍沈祭山川林澤以副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為駹謂不純色玄謂幾讀為刉珥當為衈刉衈者釁禮之事　庪九委反劉居綺反縣音玄　疏曰先鄭讀幾為庪雖引爾雅後鄭不從引大宗伯貍沈辜于義是也云玄謂幾讀為刉從士師為正珥讀為衈從雜記為正云釁禮之事者據雜記而知之

秋官

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為甈尨作庬杜子春云甈當為毀庬當為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　貉莫霸反甈卯例反副普逼反　疏曰知外祭中有表貉者據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

貉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挍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馬亦是非常外祭之事雖然此云尨挍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揉尨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黃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子春之下不言玄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副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是禳所除殃咎非常之祭用尨之類故引以為證也 地官

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釁讀為徽 疏曰鄭云釁釁廟之屬者言之屬則釁鼓釁甲兵皆在其中釁廟以羊已下雜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云釁讀為徽徽者亦謂以徽為飾治之義也 春官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

旁招以茅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玄謂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　爲于僞反　疏曰云望祀者類造禬禜遥望而祝之招之云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遥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者此二者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于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于四方也又曰子春所云皆無依據故後鄭不從玄謂破衍爲延者衍字于六所義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者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者以其授號文承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云授號知是詛祝者案詛祝而知也

方無筭故書贈爲矰杜子春云矰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爲可也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

室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　矰音曾　疏曰子春以堂贈爲逐疫後鄭不從者逐疫方相氏及占夢不合在此故不從云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後鄭不從者既言無數遠近由人不得云遠益善故不從玄謂知堂贈是送不祥及惡夢者見占夢云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故知鄭云當東則東當西則西不言南北舉東西可知此解無方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此解無筭　春官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　疏曰歲時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唯謂歲之三月之時故鄭君云如今三月上巳解之一月有三巳㭾上旬之巳而爲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云釁浴

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者若直言浴則唯有湯今兼言釁明沐浴之物必和香草故云以香薰草藥經直云浴兼言沐者凡絜靜者沐浴相將故知亦有沐也 春官

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杜子春讀萌為明又曰其字當為明明謂歐疫也謂歲竟逐疫置四方書亦或為明玄謂舍讀為釋舍萌猶釋采也古書釋采釋奠多作舍字萌采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 去起呂反 疏曰子春之說舍萌為歐疫下文自有歐疫於此以舍萌為之其義不可故後鄭不從玄謂舍萌猶釋采也者案王制有釋采奠幣之事故從之云萌菜始生也者案樂記區萌達鄭注云屈生曰區芒而直出曰萌故知萌菜始生者云欲以新善去故惡者舊歲將盡新年方至故於此時贈去惡夢 同上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

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

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熏之鄭司農云禬除也玄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　疏曰除毒蠱目言之攻說禬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身者也又曰云攻說祈名者大祝六祈有類造禬禜攻說故知也先鄭云禬除也後鄭增成其義潰癰之潰俗讀也

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使為之又校比之　疏曰云敺之止謂用嘉草熏之之時并使人敺之既役人衆故須校比之

秋官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

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禜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故書蠹為槖杜子春云槖當為蠹　疏曰以攻禜攻之據祈去其神故以六祈而言之以莽草熏之據去其身也又曰云蠹魚亦是者除蠹物穿食餘器物至於蠹魚惟見書内有白魚及白蠹食書故云亦是也

凡庶蠱之事

庶除毒蠱者蠱蠹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

疏曰翦氏主除蠹物其蠹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蠱者同類相兼左右而掌之故鄭云庶除毒蠱者蠱蠹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此鄭解翦氏兼掌蠱之意以其翦氏有用莽草熏蟲是以蠱毒亦使翦氏除之也　秋官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

水蟲狐蜮之屬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為苞有若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炮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　燔音煩　疏曰云水蟲狐蜮之屬者蜮即短狐一物南方水中有之含沙射人則死者也言之屬者水蟲衆矣故云之屬以包之也子春讀從詩苞有若葉之苞者取其聲同耳不取義也玄謂燔之炮之炮者亦讀從詩此取炮燒之義故云炮土之鼓瓦鼓也云焚石投之使驚去者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搏為搏午為五杜子春云搏當為搏搏讀為枯枯榆木名書或為搹又云五貫當為午貫　搏音枯音枯音姑搹勑居反　疏曰云以壯搏午貫象齒而沈之者案儀禮大射云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彼物射者所履記安足之處十字為之今此亦然神謂水神龍罔象也搏讀為枯枯榆木名以搏為幹穿孔以象牙從橫貫之為十字沈之水中則其神死淵為陵所謂深谷為陵是也　同上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　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獸狐狼屬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大陽與　呼喚故反大音太與音餘　疏曰云掌射國中之夭鳥者城郭之所人聚之處不宜有夭鳥故去之又曰云獸狼狐之屬不言鳥者上文注鴞

鬻已解也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者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于望日食是陰勝陽月食是陽勝陰未至爲災故云陰陽相勝之變也所以救日月用弓矢射之者鄭以意推量日食則射大陰者以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射大陰是其常不足可疑月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陽侵陰非逆既用弓不得不射若射當射大陰以是爲疑故云日食則射大陰與以疑之

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宋大廟譆譆出出者大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

疏曰若神也者謂不見其身直聞其聲非鳥獸之神耳則以大陰救月之弓與救日枉矢射之又曰鄭知神謂非鳥獸之聲者見宋大廟有聲非鳥獸之聲既有聲又非鳥獸之聲故知是神聲若神降于莘之類是也云若或叫于宋大廟譆譆出出者左傳文

云大陰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者大陰之弓為救月之弓不言與則不疑不疑者以其與經云救日之弓相對彼言救日之弓明此大陰之弓是救月之弓可知若然上言救月之矢則此枉矢是救日可知而言與以疑之者但救日與大陰相對故不疑上言救月此不言大陽之矢直言枉矢矢名而已故須疑之云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者若此文云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為文自足何假須互既不須互則上下二文全不見弓矢之名矣是以互見其文欲見有弓矢之名故也互者上文云救日明大陰是救月此文救月是大陰則上文救日是太陽也又枉矢見矢名不言救明有救名救月之矢見救不見矢名明亦有名亦是互也云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者見司弓矢枉矢最在前明救月矢常在枉矢之下故知救月用恒矢可知不用庳矢以其庳矢皆所用故也　同上

右祈禳　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鄭火火心星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行下孟反疏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子寬與游速渾罕為一人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有子上非駟帶也世族譜雜人内有子上無子寬明子寬與渾罕為一人也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埸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束茅以為屏蔽其事或當然使公孫登徒大龜登閼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祏音石　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于祖廟易救護　函音咸易以豉反

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于函藏于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之廟也既有災皆須防守故合羣主就於祖王廟易救護也衛次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西壁

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為祭處于國北者就大陰禳火

疏曰周禮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亦當然郊人當謂郊內鄉之人也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北作壇場為祭處也就國北者南為陽北為陰就大陰禳火也

禳火於玄冥回祿

玄冥水神回祿火神

疏曰月令冬云其神玄冥知玄冥水神也周語云夏之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或

當有所見也二十九年傳修及熙為玄冥則玄冥祭修熙不知回祿祭何人楚之先吳回為祝融或云回祿即吳回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

三日哭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火于偽反為治也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祓芳拂反徐音廢振棄也春秋左氏傳

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疏曰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即以卿為之長此傳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與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則鄉正當屬司徒此傳

言二師命之者上文右師討右左師討左則宋國之法二師各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賈疏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爲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時宋置六鄉況四鄉乎

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享爲祀也止令歆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彌祀社稷禱祠鄭玄云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鄭衆云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彼凶荒之年水旱之災尚索鬼神而祭之此遇天火爲災亦當徧祀羣神其所合祭皆應祭之也蓋大起始命之祭耳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

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 堧本又作㬉音同盤字亦般步干反禳如羊反 疏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別命祝宗使奉此祭非鄉正所為也文承二師命下亦是二師命之不復言命者亦從上省文也用馬者以馬為牲祭于四面之城以禳火也禳郤也郤火使滅也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殷滅盤庚弟小乙是宋微子之八世祖也盤庚之為殷王無大功德而祀盤庚者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也祀盤庚不别言牲明其祀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為之土積則為陰積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以禳

火禮亦無比法也莊二十五年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啓非禮言用馬祭城祭盤庚啓非禮也比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伯氏司里次華臣具正徒次到隧正納郊保然後二師摠庀羣官先右後左尊卑之次也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庀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也

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之子莊子渥于角反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味竹又反徐丁遘反出如字徐尺遂反內如字徐音納鶉音純　謂火正之官

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疏曰昭公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立此五官各掌其職封爲上公祀爲貴神謂能其事者後世祀之火正之官居職有功祀火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其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配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正又配食于火星者以其于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后稷得配天又配稷火正何故不得配帝又配星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百神天子祭天之時因祭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火正配食也火正配大星而食有此傳文其金木水土之正不知配何神而食經典散亡不可知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

陶冶民隨國而為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周禮所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其心味為火之由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為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味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味謂鳥陽七星為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味鳥首也七星為味鳥頸也味與頸共在于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為火之候故于十二次味為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為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以是故此傳心為大火九月日體在

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故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于心誰食于味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為出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味者以味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味也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閼于葛反　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　疏曰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為陶唐氏是堯有天下以陶唐為代號也氏猶家也古言高辛氏陶唐氏猶言周家夏家也閼伯高辛氏之子遷閼伯於商丘主辰皆昭元年傳文也爾雅以大火為大辰是辰為大火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為宋星也閼伯已居商丘祀大火今大火為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

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又曰宋大辰之虛也然則商丘在宋武以為漳水之南故殷虛為商丘非也是由商丘所在不明故釋例與此注俱以閼伯明之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謂出內火時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息亮反注同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 契息列反 疏曰祀大火者閼伯祀此大火之星居商丘而祀火星也相土因之復主大火是商丘之地屬大火也然則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分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鄭玄云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

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是言地屬於天各有其分之事也鄭唯云其存可言不知存者本是誰說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參為晉星二十八年傳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曰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也昭七年四月日食傳稱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則春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於時歲在齊薛之分也又三十二年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歲在吳越之分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紀于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遥屬戍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

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
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
可得而聞之于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為占者多得
其効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又
曰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是契孫也
本紀云帝舜封契于商鄭玄云商國在太華之陽
皇甫謐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
之商至相土而遷于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遂取契
所封商以為一代大號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
以為天下號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
湯以為國號案詩述后稷云即有邰家室述契云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即稷封邰而契封商也若契
之居商即是商丘則契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閼
伯也若别有商地則湯之為商不是因相土矣且
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釋例云宋之先契佐唐
虞封于商武王封微子啓為宋公都商丘是同鄭

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商謂宋也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爲商昭八年傳曰自根牟至于商衛是名宋爲商之驗釋例曰商宋一地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者是湯之祖亦宋之祖也堯封閼伯于商丘比及相土應歷數世故云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　數所主反更音庚　襄公九年春秋左氏傳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降下也下者言自上而下**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字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有聲象以接人莘虢地**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猶嘗

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衷中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香之升聞者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猶一也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冒抵冒也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香不上聞于神神不饗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加誅無辜曰誣百姓攜貳攜離也貳二心也明神弗蠲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

也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慝惡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遂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遂地名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檮杌鮌也過信曰次丕大邳也在河東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乎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鄗鄗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

（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錄在史籍者）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之子昭王瑕也房國名）實有爽德協于丹朱（爽二也協合也丹朱堯子）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馮依也儀匹也詩云實惟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馮依其身而匹偶之生穆王也）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言神一心依馮於人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工（言神在虢虢其受之）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在虢）對曰臣聞之道

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大宰上卿掌祭祀之式玉幣之事祝大祝掌祈福祥史大史掌次主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也純色曰犧無有祈也祈求也勿有求請禮之而已今案左氏傳云對曰以其物享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也彼注云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王使太宰忌父周公忌父也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也在周為傅氏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

灌地降福之器 內史過從至虢 從從大宰而往也內史不掌祭祀王以其賢使聽之 虢國亦使祝史請事焉 祝史虢之祝史祝應史嚚也 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 潔祀曰禋 十九年晉取虢 惠王十九年魯僖之五年　國語周語 楚共王無冢適 冢大也　共音恭適丁歷反下無適同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 羣望星辰山川　疏曰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孔晁云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山川而已又元年傳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是諸侯得祭分野之星知此羣望是星辰山川也于十二次鶉

尾為楚當祀翼軫之星及其國内山川哀六年傳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其山蓋荆山衡山之類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徧音遍見賢遍反巴必加反埋亡皆反大音泰　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　疏曰知者襄十二年傳云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彼秦女是夫人明巴姬是妾昭公十三年春秋左氏傳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褒人褒君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二先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

止留也卜請其漦而藏之吉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而策告之布陳也幣玉帛也陳其玉帛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龍止而漦在櫝而藏之櫝櫝也傳郊之傳祭于郊及殷周莫之發也

國語鄭語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六上